

200

IV

債

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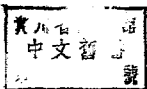
版出會完研文藝
行發社版出立獨

若霞清趙



抗戰戲劇叢書

J
102123
42



抗戰戲劇叢書之四

血 債

趙清閣 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目次

血債(獨幕舞台劇)
把槍尖瞄準了誰
一起上前線(街頭劇)
最後關頭(街頭劇)
報仇雪恥(街頭劇)



血 債

(獨幕舞台劇)

時間：廿七年二月二十日

地點：開封

人物：鄭曼娜，十九歲的女郎，美麗活潑。

李君達，二十三歲的青年。

有點神經質。

陳素，二十五歲老練穩重的太太。

劉子明，五十餘歲的落難賊。

奸詐。

茶房，廿五六歲的侍者。

佈景：一個旅館的房間

窗左：床，茶几，椅，門

窗右：寫字桌，桌前有椅子，桌上置

相架，並有香烟及酒一瓶，鮮花。

開幕：曼娜打扮得清素美觀，正愉快地在唱

游歌收拾什物，特別是把鏡架擦了又擦，坐下凝裝地凝視着。

(陳素輕輕推門入，悄悄至曼娜背後掩着曼娜的腿)

曼娜：誰呀？怎麼不作聲呢？(摸陳素手)快說

是誰呀？是不是……(欲言又停)

陳素：是誰？快說你預備猜誰？不然，我就不放手！

曼娜：呵！原來是素呵！我剛才還以為是君達

呢，真淘氣！

陳素：君達？君達是誰？(放開手把曼娜轉過面

來相對看)是不是你的愛人？



曼娜：是愛人又有什麼稀奇呢？難道你沒有？

陳素：真的，我從來也沒有戀愛過。（說罷坐在椅上，曼娜站起。）

曼娜：（撲嘴，做不相信狀）說謊！（高喊）茶房拿茶來！

茶房：（走進）是！鄰小姐！

陳素：（發現寫字台上的照片，仔細觀看著很詫異的樣子！）這不是劉玉成嗎？

曼娜：什麼劉玉成？他就是我阿說的李君達，你大概認錯了人吧？（不介意的樣子）

陳素：（再三觀看，思索一刻後）一點也不錯，這就是劉玉成！（自言自語的）也許他改了名姓；不過他的面貌我是怎樣也不會認錯的。

曼娜：怎麼？你真認識他嗎？

茶房：（一杯放陳素面前，一杯放曼娜面前）請

喝茶！（說罷下）

曼娜：那末你可以告訴我在什麼地方認識他呢？（微感不安地抓抓的髮梢）

陳素：當然可以告訴你。我和他在天津的時候，是中學的同學，他是滬閩人，我們分手已經八年啦，想不到現在又得到他的消息。（言次欣慰）

曼娜：（更覺不安起來）呵……

陳素：（這時忽觀察到曼娜的態度，恍然悟狀）

曼娜：你可不要誤會呵！我和玉成不過是一個同學，別的沒有什麼關係的，因為他從前環境很不好，所以我同情他；此外就沒有什麼了，（稍停）他儘可以放心得啦！（拍曼娜肩）

曼娜：（轉愁為喜）噫！你又愛嘴啦。今天我接

到你的信非常高興，好容易在這個時候又能碰着，差不多分別一年多啦，見了面，你說什麼也不說，儘和我搗亂。（稍停）真的，當了大教員連老同學也看不起了，信都不給一封。（嘆氣的）

陳素：你那曉得我每天連安心安意地吃一頓飯的工夫都沒有，整個時間全花費在教書改卷子上面，忙來忙去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忙些什麼？你還忍心譏諷我。

曼娜：素，你實在太辛苦了！（安慰地）

陳素：辛苦一點我倒不在乎，不過像這樣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尤其現在學校不開課了，對於我們作教員的又沒有個處置辦法，我自己真不知道要幹些什麼好！要走到那裏去？老家是歸不得了，前途茫茫，真煩惱活活。

（懷表地）

曼娜：素！快不要這樣，應該趕緊點才好！

陳素：速觀！叫我從何處速觀起呢？

曼娜：（親切地）素，我們還年青，尤其在這個時代，絕不應該消極、悲觀；我們應該有堅強的意志，勇敢的精神，努力為國家為大眾謀福利。君達過去也是很苦惱，消極，現在他已經給神聖的民族戰爭喚醒了！他覺悟一個人應該為光明而奮鬥。從前我自己也患過年青人的通病，常為一點小事傷心流淚。可是如今我明白了，一個人除了家庭還有民族，除了父母還有大眾，因此我就把生命獻給國家。素，你是曉得我的，十歲死了母親，幸喜父親待我很好，可是，這次上海作戰的時候，可憐他老人家犧牲在鬼子的炸彈下了！

(悲傷) 好在我還能想得開，爲了要安慰死去的父母，我要竭力使自己成爲一個有用的人，我立誓要替父親和許多被屠殺的同胞復仇。甯願整天爲救亡工作勞動不休，不願偷生苟安片刻。素！我希望你和我攜手走向那最光明的路。參加到我們的團體來工作，可以充實你的生活。

陳素：好朋友，想不到你竟變得這樣富有革命精神的女郎，我真佩服你，並爲你的前途祝福，但願我也能跟在你的後面活躍起來！我一定決心從此和你走上一道！

曼娜：(伸手與之緊握) 好素素。希望你從新作人！

陳素：對啦，你的朋友怎麼還不來？

曼娜：他大概昨夜又是睡飽了還沒有起床哩！茶

房！

茶房：鄭小姐，什麼事？

曼娜：你到樓下十五號房間請李先生扶上來。

茶房：是！(說罷下)

陳素：怎麼？你們是在一道的嗎？

曼娜：是的。我們從上海帶了救亡劇團沿濟京滬線，津浦線，隴海線，走了許多地方，預備再由開封去平漢前方演戲給戰士們看。不過團體只我一個是女的。素！以後你來了就好啦！

陳素：呵！那麼你是怎樣同他認識的？

曼娜：還是去年他在上海編報的時候，我時常投稿，所以才認識他。

陳素：這麼說你們倒是志同道合的情侶啦！(開心地拍曼娜肩) 告訴我，你們什麼時候結婚

呢？我一定要吃你們的喜酒哪！

茶房：（推門入）鄭小姐，李先生還沒有起來。

（說罷出）

曼娜：（搖頭微笑）我早知道。（稍停）結婚，

在這困難嚴重的時候，還談不到。尤其君達也最怕提這個，他說等戰事停止以後，他還要徵求他母親的同意才能決定哩！（稍停）喂，剛才你說他的環境很壞，是不是說他在家庭裏很不自由？

陳素：（驚訝的）怎麼？你還不知道他的身世嗎？

曼娜：（亦驚訝）什麼身世？我從來也沒有聽他說過呀！只當聽他發牢騷，却不知道為什麼？

（至陳素面前作洗耳恭聽的樣子）

陳素：這你也不能怪他，只因爲他的身世太悲慘了，不要說是他自己沒有勇氣訴，就是我知道

道一些，也不忍心輕易地說出來。

曼娜：（奇，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請你快告訴我吧！

陳素：唉，說起來實在難過，他的父親在廿幾年前本是漢陽城內一個有名的新聞記者，這人生平疾惡如仇，他覺得既然站在輿論者的立場，就應該勇敢些，不畏強權，不辭勞怨，而忠實爲人民的喉舌，作大衆的播音機，在報紙上常常抨擊一個殘酷暴虐、屠殺人民如猶狗的舊軍閥，他把那個軍閥的所有罪狀全給揭穿，本著大無畏的精神替人民呼號痛苦，要求正義，抱打不平。可是，那時革命軍的勢力，還沒有達到東北，因此那個軍閥就把他捉住了。

曼娜：竟有這樣殘忍的事嗎？

陳素：殘忍的事還多着呢！那時他（指君達照片）才五歲，還有一個不到兩歲的妹妹。他母親正預備帶着兩個孩子逃到鄉下去。那知軍閥又把他們三個都捉了去，因為看見他母親長得很漂亮，於是起了野心，說：只要她肯嫁他，就放他的丈夫活命，可憐的她爲着救丈夫就只得答應了。結果，她的丈夫還是被殘害，她知道這就要圖自盡，可是軍閥又牽着這一雙兒女的性命爲要挾，她爲了兒女不得不屈辱地生活下去，玉成兄妹才得活命。不然，他那裏還能有今天？（感嘆）以後那個軍閥因爲沒有兒子，看見玉成很聰明，更存下奪取的念頭，但恐怕玉成長大了知道了真情不妥當，所以想法子將她母子隔開，當玉成才七歲的時候，就被軍閥送到天津，交給

一個僕人撫養，又把玉成的妹妹，偷偷地送到別處，這樣免得她們的母親將來把實情告訴他們，所以玉成一直當軍閥是他的親生父親，那裏曉得他不共戴天的仇人呢？我在天津高中畢業那一年，他已經是高中二年級了。大概十七歲吧，聽說他仍舊還不知道實情，你可以想到那軍閥毒辣的手段和防備的周密了，他殺死人家的父親，強佔人家的妻子，又殺奪人家的兒女。真是萬惡極了。世界上沒有比這更殘酷無理的事了。

曼娜：（激憤地傷心地下淚）

陳素：呀，你哭啦！

曼娜：（拭淚）再講下去吧！告訴我那軍閥叫什麼名字？

陳素：以上我是從一個朋友那裏聽來的，當時他

堅持不講出軍閥的姓名。九一八前我在上海也還和玉成通過兩封信，他說畢業了就進本省的東北大學讀書。後來九一八發生以後，聽說他失蹤了，我簡直莫明其妙，我當時想不是爲了幹救國運動被害，便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後替父母報仇又給那個軍閥殺死了。想不到他還安全在這個世界上。（稍停）曼娜，關於這些難道玉成以前沒有向你談過嗎？

曼娜：沒有，這樣慘烈的死，我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那樣的軍隊假如我捉住，我一定要千刀萬剮後再殺死他，替君達報仇！

（用力拍案）

陳素：聽說那軍閥還活著呢，而且九一八以後又在瀋陽幹過一個時期的壞好活動。

曼娜：既然如此，我一定設法剷除他。

陳素：（拍曼娜肩）好極了，你既然有這樣心腸，請幫助玉成，也不難替他報仇了。

（敲門聲接濟君達挾一捧稿子入）

曼娜：（忙上前迎接）這時候才起床嗎？真等得急死人的。

君達：對不起！對不起！

曼娜：是不是又失眠了？

君達：不錯！昨天晚上趕着抄寫那個「獨幕劇」，血債！

到兩點才睡覺，可是就失眠到天亮。（很不快活的样子）對啦，四點鐘你還要去找他們排練一次才好。

曼娜：真不得了！（嘆氣）來給你介紹一位我的好朋友陳素女士。

（拉君達至陳素面前）

君達：（相見怔然）呵——是——陳——小——

姐

陳素：玉成，已經不認識了吧。

君達：唔……你是陳素！哎呀，差不多認識不出來了。真想不到今天在這裏又見著你！（熱烈的握手）

陳素：我也是這樣想，分別了八年啦！日子過得多麼快，要不是這次的戰爭，我怕還遇不到呢！

曼娜：「他經過敵知」，我也為你們的久別重逢而歡喜哪！

陳素：哈哈！我真高興極了！啊，玉成，你從天津中學畢業以後就回瀋陽了嗎？

君達：說來話長。我回去一年多就又到天津了，去年才去上海，這中間有段很悲慘的經過，

可惜現在還不能告訴你。——您現在作什麼工作？還在讀書嗎？

曼娜：人家早就當了中學教員啦！

君達：可喜可喜！

陳素：什麼可喜？不過是混飯吃罷啦！去年才從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和曼娜還是同學呢！

曼娜：告訴你，（向君達歉躍地說）她允許參加到我們的劇團裏來工作，因為她的學校停課啦！君達，從此我們就有了女同伴了！多幸運阿！

君達：那好極了！我們的團體才真幸運呢。

陳素：只怕使你們失望哩！

曼娜：客氣什麼？

陳素：（順手取閱君達來時所拿的稿紙）聽曼娜說您近來著作很多，這是什麼？可以讓我這

門外漢拜讀嗎？

君達：不成東西，還要請你不客氣地批評才好！

陳素：你們都是進步的，只我落伍了，唉！真慚

愧！（言次坐下翻閱稿紙）

君達：誰又有什麼進步？像我這樣命運多舛的不

幸者，除了借筆桿發牢騷外，有什麼辦法

呢？（愁苦地）

曼娜：真討厭，開口就是牢騷，聽也聽够了。

君達：您要知道不牢騷心裏更難過呢？

曼娜：你不是說過從此不再苦惱了嗎？為什麼又

這樣？

君達：因為我時刻忘不掉那個最大的創痛。

陳素：（聞聲現驚訝狀）甚麼？「血債」？（沉重

地唸出來。）

君達：（這時臉色變得可怕）是的，「血債」！昨

晚上排完了「血債」的戲以後，不禁想起了自己底那筆難以忘記的血債！所以一時觸動寫了這首詩。（向外喊道）茶房！

茶房：（走進）什麼事？先生！

君達：去買瓶好玫瑰酒來。（取一元鈔票與茶房）

茶房：是！（下）

曼娜：君達，你不是說再不喝酒了嗎？怎麼又喝

起來？你知道已經到了什麼時候？我們還應

該這樣自暴自棄，醉生夢死嗎？（向君達索

聲地勸慰）

君達：我不是已經好久沒有喝了嗎？可是，一提

起「血債」兩個字，我就禁止不住了，因為我

想酒或者能幫助我稍許遺忘些內心的苦痛！

茶房：（遞酒與君達）先生，這是最好的玫瑰酒！

（說罷下）

君達：（倒酒大杯地飲）唉！不知道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清償我這筆血債！（苦笑地飲下一大杯）

曼娜：不要這樣吧！（上前攔奪酒杯）

君達：（站起來還着，杯子和酒瓶兩手分拿着。）

上帝幫助我快找到那個該殺的債主吧！我忍受不了啦！（新驕地自語）

曼娜：君達，你有什麼話為何不暢快地和我談談呢？今天我覺得你的臉色變了，難道你有隱痛還專顧着我嗎？呵！好君達，快不要喝了吧！（拉君達坐下後勉強把酒瓶拿下來）

君達：曼娜，你不用問吧！（很痛苦地）

陳素：唉！這首詩多麼地悲壯！悽慘！（只注視稿紙對曼娜他們的談話似未聽見）

曼娜：君達，安靜一會吧！別太興奮了。（撫慰）

君達）

陳素：（讀詩）「我的家犧牲在軍閥的鐵蹄下，我的父母受盡了污辱和拷打，我的祖國又被強敵侵略與欺壓，長夜漫漫，望不盡星光跟火花！」「解放」是血的代價，報仇仇，雪國恥，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同胞們快團結起來吧！（君達這時痛苦地捧燈頭，不自禁地用力捏破了手中的酒杯）

茶房：鄭小姐，一位劉老先生來看你，說是你的……你的……（想了好久）呵……想起來了，是你的舅舅。

曼娜：（大驚。忙向外迎接）呵！舅舅來啦！

（劉子明衣襟楚楚，項帶銀圈入）

子明：（滿面笑容）曼娜！好孩子！你已經長得這樣大了，你還是兩歲的時候見過我，也許

不會記得吧？你人樣也完全變了，我也老啦！唉，時候真過得快，算起來已經是廿多年哪！想不到今天會又能看見你。

曼娜：可不是嗎？你不說，我一定會認得的，舅爹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

子明：真巧極了，今天早晨我來賺一個朋友，看見旅館門口的旅客椅子上有你的名字，我先前還不大相信就是你，後來看見「上海人」三個字，才知道沒有認錯（這時注意君達呆坐在一旁的安樂椅上，陳素站在寫字台旁）

，你有客人嗎？

曼娜：呵！我忘記替你們介紹啦！（脫着拉陳素過來）這是我的同學陳素。（又拉了君達，這時君達才恍然站起）這是我們救亡團團的團長李君達先生！（君達聽見子明大驚，旋

復轉爲鎮定與子明握手）這是我的舅爹子明先生。

子明：（先前也驚異非常，但自己又覺得天下絕沒有這樣巧的事，所以態度恢復安靜）李先生我久仰了，今天一見，又好像在哪麼地方會過似的。不知道先生府上是——

君達：（不待說完就接茬說）是東北人。也許我們會經見過面。請問老先生，你尊處也是東北嗎？聽口音很像同鄉。

曼娜：對啦，我舅爹也是東北人，你們倒是一見如故哩！呵，舅爹！你大概還不知道吧？我爸爸這次在上海給鬼子的炸彈傷命啦，現在只好我一個人到處漂泊了。（感傷地垂首）舅爹，你就住在此地的嗎？

子明：可憐的孩子！（向前撫慰曼娜）我也是才

到這兒不久。

君達：（思索了片刻後好像計上心頭有意地看看錶後向曼娜說）呵！曼娜，快四點啦，你到樓下跟他們對對台詞吧！

曼娜：但是，舅爹——

君達：（不待說完即緊接著說）我陪劉老先生談談也不要緊，你快去快來就是。

子明：你們有事我改天再來罷。（站起來欲去）

君達：（忙攔住出路）何必呢？曼娜只到樓下一會就來的。

曼娜：是呀！請舅爹少等我一會吧！有君達陪你談談故鄉的事。我馬上就來的。（說罷按子明坐下）

陳素：我也去參觀。（偕曼娜同出。君達將門上的司撥令扣上）

子明：這……這……（不安極度）

君達：（是暴風雨前夕的靜默，內心顯然是大激動的表情。）

子明：（吞吞吐吐）聽……聽曼娜剛才說李先生你也是東北人，但不知是……是……

君達：是瀋陽人。（向子明冷笑）嘻嘻！我彷彿記得劉先生也是我們瀋陽人！

子明：（恐懼不自然）唔……唔……是的，是的……的。

君達：（意故意坐近子明。）九年前瀋陽有一個青年叫劉玉成的，劉先生大概認識吧！你看他同我生得面孔有些相像嗎？

子明：李先生！你……你說的是……是……（語不成句）

君達：（沉重再說）是——是劉——王——成！

子明：（忙僞裝不在意地說）呵！是……是的，怎麼先生你也和他認識嗎？

君達：豈特認識，而且我同他的那個假父親還有過特殊的關係呢！

子明：（大驚失色）這……這……你說的是……是誰？（窘極）

君達：誰？（走向子明身前怒目瞪視）我們現在用不著再掩飾了，我不過才同你隔了八九年，怎麼你就已經對面不相識了！哈哈，天下事真太湊巧了，想不到冤家又對了頭。（狂笑後飲大杯酒。）

子明：你——你難道就是王成嗎？

君達：是的！我就是九一八時候被你監禁起來，幸虧母親解救的劉玉成，也就是現在坐在你對面的李君達；好像你是從前的大軍閥，九

一八時的大漢奸劉俊；現在的偽警察劉子明一個樣的情形。

子明：（更慌）那麼你……你……

君達：我，我怎麼樣？（厲聲地）

子明：（很吃力地）你……你這些年都在幹些什麼？

君達：你問這個嗎？哈哈！老——實——告——

訴你，我並沒有爲了你的救援而消沉；我仍舊在救亡的火線上爲民族解放奮鬥着！而且，（沉重慢慢地再轉激烈）而且我天天在等一個機會要向我那殺父賣國的仇人報復！（說罷恨恨地取出手槍對子明作開擊狀）清償一筆大的血債。（又將槍放回衣口袋內）

子明：（見槍嚇得倒退幾步）王成，那……那些已是……過去的事啦；我現在想悟從前一切

的罪惡……（哀求地）玉成！呵……你相信
我吧！

君達：覺悟！哈哈，可惜這話說得晚了！像你
這種慘無人道、不知廉恥的高僧，也會覺悟
嗎？

子明：玉成，是真的我在懺悔哦！你瞧，我年來
專心拜佛唸經，積極行善，（手撫頭上經圈）
只希望能消除我過去的罪惡！呵，玉成，請
你給我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

君達：呵！好個你懺悔，你拜佛唸經，你積極行
善，你以為這些好聽的名詞就可以掩飾你所
有的罪惡嗎？當你在唸經的時候，你有沒有
想到那一雙捧着佛經的手是從前幹過殺人辱
國的勾當的血手？（瓦地緊抓住子明的衣領）
現在，現在我要你還給我的老家和我那可憐

的母親！

子明：（驚惶失措）你……你……母……親……？

君達：是的，

子明：她……她……

君達：她怎麼樣了？（焦急疑惑）

子明：她……

子達：快說呀！（抓住他）

君明：她……死啦！

君達：你……你講……什麼？（發狂地）

子明：她……她自從……你逃走以後，常……常
的想家，又一直打聽不出來消息。誰知道她
就因此起了厭世心——

君達：怎麼樣？

子明：自殺了！

君達：（頹然鬆下了雙手，發瘋地站著，眼裏流

下淚來。未片刻又是憤火燃心頭，復扭住子明大聲喝道，「自殺？一定是你懷疑放我逃走，所以殺了她。還說什麼是『自殺』。你這老狗敢騙我，你……你……你今天休想活命！」（咬牙切齒地說時攔子明一個耳光。）

子明：王……王威！我真不是騙你，請你可憐我吧！不看人面看佛面呢！（跪下哀禱）阿彌陀佛！

君達：可憐你！當初為什麼你不可憐我的父母？

子明：那……那……

（正這時敲門聲響）

君達：誰呀？

茶房：（在門外應）有人來給劉先生送一封信的。

君達：（一面去開門，一面用左手在衣口袋內執槍對着子明）不許你動！（開門）進來！

茶房：外面有人要見劉先生說是有封要緊的信交給他的。

子明：（驚急欲出但君達的槍尖正對着他威脅）。君達：叫他把信交給你拿來好了。就說劉先生說的。

茶房：是！（出外不一刻持信入置桌上後下）

君達：（把門再鎖好後取信拆閱後大驚失色，一時慌張把右手從衣袋中伸出離開了手槍）好大膽的鬼魔！（失聲罵出）

子明：舉起手來！（四聲執槍向君達取信並拿去他袋內的槍。）

君達：你……你竟敢收幹這樣喪天害理的事！

（恨得咬牙切齒，但又不得不舉起雙手。）

子明：（看信信置袋內）不許你動。（即急退向門外跑去至門邊時不料跌向前仆臥，槍也落

下。)

原來正巧是曼娜和陳素進來，猛不妨一推門，恰碰上子明的背，於是隨即前仆跌下！

君達：（忙從地上拾起槍來對準子明叱道）站起來也舉起你的手來！

曼娜：（見狀大驚）噫呀！

子明：（站起來亦高舉雙手）

陳素：這……這是爲了什麼呀？（恐嚇異常）

君達：曼娜，把他發瘋的一封信和槍拿出來。

曼娜：是呀！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君達：曼娜，你照我的話作吧！我相信你是比我

勇敢的！

曼娜：（莫明其妙地遲遲疑疑從子明袋內取出信和手槍，顫慄地打開信看，失聲讀着：「今夜十二時後渡河，請在對岸嘉崗口以紅太陽

燈爲信號。大日本皇軍司令部指令」（這時憤火上燒怒叱道）好無恥的漢奸！（毅然開槍擊子明）

子明：（呼痛倒地，顫聲說）很……很……好，我很高興今天死……死在你們的手裏！

君達：（快活地與曼娜握手）好朋友，你究竟是勇敢的！不過你只知道他是國家的罪人，並不知道他和我還有一筆私人的血債呢！呵，你不是看見我那首詩的嗎？誰曉得天下事會這樣巧，偏偏冤家就碰了頭！（指子明）他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也就是你的舅爹。廿年前他是東北一個大軍閥，他殺死了許多無辜的良民，貪污了不少的金錢，更傷害了我的父親，強佔了我的母親，藏匿了我的妹妹。這一切我全不知道，一直到「九一八」

發生以後，他跟兒子當走狗，我爲了幹救國工作給他抓住，監禁起來，幸喜母親偷偷救我逃走，在我臨離開他老人家的時候，可憐她才把蘊藏了許久的隱痛一一告訴我，從此我才知道一向錯認爲是父親的却是自己的殺父仇人。（傷心極）呵，最可痛心的就是母親放走我以後，不久就又給這老狗殺害了！

（失聲大哭）嗚呀……

陳素：（恍然大悟）原來就是他！（似乎自語地說）

曼卿：（更加憤恨地向子明怒問）這……這全是你的幹的嗎？

子明：（無氣力地）是……是的……他說的全是事實！我，並不是你的舅爹，你……你也並不姓鄭，你姓李，在兩歲的時候，我把你寄

養到我妹妹的家裏——（指曼達）王成就是你的胞兄，你是他的妹妹，我對不起你們的父母，更對不起中華民族，我死有餘辜，但願你們替我告訴同胞們，大家甯可爲抗敵犧牲作槍下的鬼，不要作亡國的奴隸！尤其是幹漢奸的沒有好下場，可惜！可惜我是覺悟得太晚，再沒有贖罪的機會了！曼！曼卿，你們快逃！今夜對付敵人偷渡黃河的計畫吧！

（言時無力掙扎，一陣巨痛呻吟過去。）

曼卿：天呀！真有這樣的事嗎？（跪於子明說的時候和君達均互相用驚異的眼光看了看，却又黯然無聲，現在見子明死去，又傷感，又驚訝。）

君達：這不會是夢吧？（近前攙曼卿）

曼卿：（以淚眼喜悅地笑向君達，並熱烈擁抱）

哥哥！

君達：妹妹！（他也在悲歡交集的心情下笑了）

險些我們沒有釀成大錯！

曼娜：（羞答答地低下頭）都是這老混蛋幹的。

陳素：（雙手環圍二人頸間心地說）現在你們都快樂了！這一筆私人的血債是清償了，可是還有敵人欠我們一大筆民族的血債哩！我們趕快想法子挽救今晚的危機呀！

君達：對！我想一面應該去官廳報告打死劉子明的經過。一面在今天夜裏十二點以後我去黑崗口燃起紅太陽燈誘騙敵人渡河，等鬼子們到河中心的時候，我再開槍作信號，叫我們守衛河南岸的官軍一齊發大砲，轟擊敵人們進退無路，這樣又可以討回我民族的血液百分之十了！

曼娜：（狂喜）好極啦！聰明的君達——不，哥，

哥，就這樣快去辦吧！你一定會成功的。但你必須謹慎小心才好。

君達：那麼，我去了，到明早黎明才能回來，不過，也許，也許作了敵人槍下的鬼，但，我總是已經很快活了！（說罷吻曼娜的頭髮，再與陳素擁別）你們今晚不要睡，可以聽見槍聲的。（向外跑時又說）呵，尸首我就請官廳來收殮的。

陳素：祝你勝利回來！（送君達至門前）

曼娜：保重，哥哥！

（演至此，舞台上熄燈片刻再復啓時，桌上燃了燈，但光線很暗，表示經過了一個時間，由白日到了夜晚。子明尸首已沒有，曼娜在屋內來回踱步，陳素坐在桌前向窗外

看，忽輕忽重忽緊忽鬆的槍砲聲傳來。」

曼娜：他們已經在開火了，好在敵人全殲滅到黃河裏吧！呵！哥哥不會有什麼危險嗎！

（所勝的口吻）

陳素：（看看錶）快天亮啦！槍聲比起初稀少了！玉成大概就要回的！

（二人沉默了一刻敲門聲響）

曼娜：（大喜）哥哥回來了！（及至見茶房進來，頹然失望）

茶房：（很快活興奮的樣子）小姐，那個來驗收劉漢奸尸首的警察又來了，他說，我們在黑崗口把偷渡黃河的鬼子兵全用大砲轟到河裏去了！李先生真英雄，明天我是再也不會沒出息的茶房啦！我一定去當兵打鬼子，替我的老遠孩子報仇！（說到這兒傷心

地指說）

曼娜：（很感動地走來）你不是此地人嗎？

茶房：不是的，我從安陽逃來，我的老婆給兒子

強姦了，又殺死，孩子也給傷害了！唉，小

姐。我一想起來就要發瘋！（苦痛地擰頭）

（正在這時，敲門聲，君達走進。）

茶房：（驟見君達亦喜不自禁）李先生！

曼娜：（狂喜上前拉住君達）你終於好好地回來了！哥哥！

君達：（興奮地）拉齊曼娜到窗前吹了燈打開窗門。（天亮啦，我們把敵人打回去了！（太陽曙光射進屋內，晨鷄叫喔喔，砲聲已經沒有了，）瞧！（君達伸開一雙血紅的手。）這是我殺了第一個偷渡黃河的敵人底血！

茶房：（拍手）好，殺得好！

陳素：（在一邊得意地用力猛不防把酒瓶向地下一擲，衝破沉靜空氣。大家都吃一驚，這時自己從容領頭唱起「血債歌」，接濟大家合唱起來。

「同胞們！大家起來殺敵人！』

爲了許多被難的同胞報仇，雪恥，

爲了民族的解放和生存！

我們只有羣策合力去抗戰，

不屈不撓向前進！

再不能輕輕地退出一寸土，

再不能白白地送掉一條命！

鬼子佔領我們的大好山河，

強姦了我們的婦女，殺害了我們的百姓，

我們要想消滅這筆民族的血債，

同胞們，大家起來殺敵人！』

（曲兒後頁）

君達：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曼娜：把敵人殺個乾淨！

茶房：大家當兵去！

陳素：消滅民族遺筆血債！

（幕落）

C 調 $\frac{2}{4}$

血 債

趙清閣作歌
並 製 曲

1. 3 5 | 6 5 3.1 | 2 3 2 | 1̇ 1̇ 2̇. 1̇ | 6 3 5 6 5 |

同 胞 們! 大 家 起 來 殺 敵 人, 爲 了 許 多 被 難 的 同 胞,

6 6 5 3̇ | 3̇ 3̇ 2̇ 1̇ 6 | 5 5 6 1̇ | 3 2. 1 | 5 5 5 5 |

報 仇 雪 恥; 爲 了 民 族 的 解 放 和 生 存! 我 們 只 有

1̇. 5 6 3 | 5 5 5 | 6 6 6 6 | 3 2 1 5 | 1̇ 5. 5 |

羣 策 合 力 去 抗 戰, 不 屈 不 撓 向 前 進! 再 不 能

6. 6 3 5 5 | 1̇ 1̇ 6 5 | 1̇ 1̇ 1̇ 6 6 | 3 5 5 | 1 3 2. 1 |

輕 輕 地 退 出 一 寸 土; 再 不 能 白 白 地 送 掉 一 條 命!

1̇. 5 1 3 5 | 6 6 5 3 1 | 3 — 2 | 5 5 1̇ | 6 6 5 |

鬼 子 侵 佔 我 們 的 大 好 山 河, 強 姦 了 我 們 的

1̇ 6 | 4 3 1 | 2 1 2 | 3. 2 1 | 1 3 5 |

婦 女; 殺 害 了 我 們 的 百 姓! 我 們 要

1̇ 5 6 5 | 3 2 3 5 5 | 1̇ 5 5 | 6 7 1̇ 1̇ | 2̇. 3̇ 1̇ |

清 償 這 筆 民 族 血 債, 同 胞 們! 大 家 起 來 殺 敵 人!

把槍尖腦準了敵人（獨幕舞台劇）

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地：河北蒲州

人：欽子——保安第一總隊長，三十餘歲，英勇好越。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王英——三十餘歲，愛國情熱的女



奸商——五十多歲的胖子米販。

衛士——十數人。

景：欽子的辦公室，正中有門，右邊有一

酒門，旁有沙發，茶几，茶几上有酒

瓶酒杯，左邊置辦公桌，安椅。桌

前有窗，桌上有筆硯，電話，按鈴，

香煙，酒等物。

幕開：槍聲時靜時重的響着，欽子衣軍服

在室內焦灼地踱着，嘴裏喘着粗氣，

一種很不安的姿態。正這時桌上電話

響，欽子忙取耳機。

欽：喂！那裏？……呵，親田嗎？我就是欽子！

欽：喂！那裏？……呵，親田嗎？我就是欽子！

欽：喂！那裏？……呵，親田嗎？我就是欽子！

欽：喂！那裏？……呵，親田嗎？我就是欽子！

欽：喂！那裏？……呵，親田嗎？我就是欽子！

欽：喂！那裏？……呵，親田嗎？我就是欽子！

……是的。怎麼樣？前方打得很激烈？……還在逼着我們增兵嗎？……已經派出了多少？……預備再派一分隊？……好！……

什麼？我們那方面很順利？奪到了三輛鐵甲車？真的嗎？（狂喜）呵！那好極了！不過，你要告訴前線官兵，叫他們小心，別太露鋒芒！……我這兒還是照原定計劃進行。（此時敵門聲，一衛士走進）再談吧！……（掛上耳機）什麼事？（向衛士）。

衛：報告！外面捉到一個女奸細！（立正地站著）

欽：帶進來！

衛：是！（走出）

（兩衛士帶玉英進，玉英不聲地坐在沙發上）

衛：報告！人帶到啦！

欽：（抬頭見玉英大驚，旋復鎮靜）呵！是一個

女奸細，好吧，讓我來審問她！（指訓着）你們——你們在外面看着，別讓人隨便跑進來！

衛：是！（向後轉時兩個衛士作了個鬼臉始走出去。）

欽：怎麼？你不是玉英嗎？（走向沙發前驚喜）

玉：不錯，還認識嗎？張總隊長！想不到吧？

（視若無事地）我會來到這兒！

欽：是呀！你怎麼來到這兒？這地方是很危險的！

玉：有要緊事見你呀！（稍停）可是，却給你的部下當作奸細捉來啦！危險！誰還管得了這些。

欽：那麼，你有什麼事呢？從喜峯口分別以後，你這些年都在那兒？差不多我找遍了華北！

王：噫！看這樣，你倒不十分像是一個總隊

長的委實來審問一個所謂「奸細」！好吧，我也就不必要來一個罪因那般嚴格的供狀啦！你說是不是？好在我們總算有過換戒指的關係！（很怡然）

欽：（難地地格傷地垂首坐在靠近玉英的那張沙發上）

玉：說起來話長，簡單點告訴你吧！我這些年不會離開過北平一步，直到盧溝橋事變以後，我才跑到北平附近的各戰區，以及來到通州！

欽：都幹些什麼呢？

王：（冷笑）幹些什麼嗎？恰恰和你相反——幹的是愛國，救國的工作！

欽：玉英！（下面的話說不出來而痛心地嚥住。）

王：（瞥見桌上有瓶酒）可以給我杯酒喝嗎？

欽：（站起來取酒倒一杯遞給玉英）

王：謝謝你！（站起接酒傾飲後復坐下，手中玩弄杯子）

欽：那麼，你找我有什麼事呢？

王：我想，我想你應該明白我是來向你討一筆債的！（很怡然地）

欽：（驚異）償？我欠了你什麼債？

王：哈哈！不是你欠了我什麼債，是你欠了中華民族的一筆血債！（厲聲怒，將酒杯擲地下，已不復是剛才的那種態度）老實告訴你，我是代表全中國人來和你算賬的，也就是來要你的命！（說罷取出手槍對欽于）

欽：（慌急）王……王……英，你……你不能這樣……作……（話未完電話鈴響，欽急取耳

機) 喂！我是欽子呀！你那一位？……廢長官？(恐怖)

王：誰？是殷汝耕嗎？(緊急接問)

欽：呵！(忙按耳機作禁聲狀後再向耳機說話)

有什麼事嗎？……呵……呵！什麼？前方很不順利？……很懷疑我？……唔……可是，

我們的保安隊不是已經又派出了一分隊嗎？

……好吧！等你來當面商量！……「一點？

……好，我等你就是！再會。(很焦慮地放下耳機)

王：(忿怒地)

你這走狗，你這走狗的走狗！你

竟然敢出兵打我們自己的人嗎？你忘記

了你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你難道一點血性都

沒有嗎？

欽：王英，你鎮靜點吧！請你相信我，我是永遠

愛你和愛我的祖國；不過，我有我的苦衷，我也有我的計劃，我的辦法！

王：哼！說得好聽！要我相信你，相信你作了這

許多年的漢奸，相信你會殺自己的同胞，相

信你廉價出賣靈魂，甘作傀儡！(憤極)好，

我等著那姓殷的王八蛋來，我要你們都死在

我的手裏！我要你們一起去見閻王！

欽：呵！王英，你當真不給我懺悔的餘地嗎？給

我們贖罪的機會吧！我的心還是純潔的！給

呵，……(苦惱地捧住頭)

王：懺悔嗎？哈哈！每個人都會在臨死以前懺悔，

喊贖罪，可是我聽够了這些花言巧語，

我好容易千方百計地來到這兒，你想白白哄

走了我，這個可辦不到！我一定要拿你們的

頭顱去見我們的同胞！

欽：不，不，王英！我很佩服你的偉大，但是你應該讓我用行動來證明我的誠心，我絕不會騙你的，王英！

（正此時打門聲）

欽：（倉跣坐原位辦公桌後）進來！

衛：報告！劉總務處長要見你！

欽：好，請他就來吧！

衛：是！（走出）

欽：王英，請你躲到裏房間去吧！

王：好，我看你也逃不過我的眼睛！（說罷走向右邊小門）

劉：（進來持一電報）欽：這是趙師長的電報，

援軍就要開到啦，這方面在廳坊，望台都遭失敗，說不定今天我們的理想就可以實現。

欽：（閱讀電報大喜）既然這樣，我們就幹起來

好啦！剛才嚴汝辦打來電話中午要到此地和我面談，反正又是什麼增兵的問題，我想，

（陽劉耳低語後）就這麼辦！你馬上去修置

好，聽我接鈴就是暗號，一方面你想法把他的衛兵看守起來，當心走風，處處要見機而行！順便通知倪田，步青，維幹一整。

劉：（與欽熱烈地握手）好吧！現在是我們重新做人的時候了！

欽：（看錶）已經十點半啦，快準備起來吧！

（劉出，王英憤然走來，執槍向欽）

王：姓張的，你們到底在鬼鬼祟祟地幹些什麼勾當？說呀！我要你快說！

欽：王英，你看著好啦，我不會再給任何對不起祖國的事了！

王：我一定要知道，剛才你們在商量什麼？

欽：不，這暫時不能告訴你，你快進去吧，王

英！馬上他就會來的，反正我的命操在你的手裏，你還不放心嗎？天呀！你要我怎樣說好呢？（苦惱的捧住頭）你儘管看好了，

（敲門聲響）

王：好，我看你的，（說罷急避入內）

欽：（忙回復鎮靜態度）誰呀？

衙：殷長官到！（說罷退出）

殷：（服西裝革履走進後欽于站起表示歡迎）廊坊豐台都得而復失，通縣又在危險中，前方要你出兵援助，怎麼你竟置之不理？現在上頭很懷疑你，說你拒絕增兵，意思是想謀反正，所以我來命令你立刻派第一總隊到前線，不然，怕對你不利的。（來勢洶洶，高聲不自知的樣子）

欽：（冷笑）本來一向也就對我不利的。

殷：你這是什麼話？難道你還不知道上頭的利害嗎？（狗仗人勢地）他說怎樣就要怎樣，誰敢不服從？

欽：（反省地，連忙轉變態度諷笑漸說）你誤會啦！我的意思是說：此後想請長官在上頭多提拔提拔我，免得我今天還只是一個副隊長。我想……（嘆息）——（很難開口似的）我想最好這次南北若能戰勝了，多少給我點好處！這個，這個全憑你幫忙啦！……（很謙恭地）而且，我早就又派出了一分隊，協同教導第一區分隊在前方作戰，隊長沈維幹自己任指揮，通州是絕不會失去的！

殷：（自衣袋取一枝雪茄，欽于忙點自來火点上）怪不得人家告訴我你有點癮，如今看起來可

真不錯。喂！你想一想，憑着日本帝國的兵力，飛機，還怕華北拿不過來？華北拿過來之後，能說沒有你的好處？不用說別的，至少可以到北平皇宮裏弄他個珍珠寶貝！還有緬甸，叢中，不都是唾手可得嗎？有的是大官給你作，儘別惹啦！（說着得意地笑起來，走到右邊小門旁停住了。）

敘：（大驚，急忙亦站起來，倒了一大杯酒遞給殷，自己也執一杯，殷喝過將酒杯送到茶几上，敘便便就站在這兒，陳復鎮靜地說。）對啦，我也是這樣想。所以，我這些天差不多變得發癡！

殷：視田那邊怎樣？他倒是一個精明的人。這一次只要你們努力的幹，我一定幫你們的忙。不過，你們總得多建立些功績，讓上頭也好

信任你們。現在，你應該馬上增調保安隊到前方才是。

敘：這個，我用打電話給視田啦！說不定他已經全隊出發了，我這兒也必須留守一部分人哩！

殷：那麼，讓我報告上頭。（說着就去拿起電話。）喂，電話局嗎？替我接大日本帝國陸軍第八師團團長辦公處——什麼？有人在講話？好吧！（放下耳機這時衛士走進）

衛：報告！外面有一個未行的黨樣要見殷長官。殷：叫他進來吧！

衛：是！（走上帶過一個胖胖的來商）

商：（見殷忙打躬，不敢坐）殷長官！我們去國部找您，說要來這兒，所以，我特又到這兒。

殷：坐下來講話好啦！

商：謝謝你！（阻小卑賤地）

殷：米現在有多少担呢？

商：已經有一千担，這是一部份還沒有送到的捐子。（拿出米交殷看）

殷：（看後仍還商）現成的一千担可以馬上送到我們排給委員會。其餘的最好明後天能全送到團部。不過，你要設法到各處去再多多地收買才好。錢，總是現款交易的罷。

商：是！是！這全憑殷長官的快助啦！不過近來運輸方面很費事，我們作這個買賣，也沒有多大好處的。總希望——嘻嘻！總希望殷長官再給每担糧食加——嘿！加……

殷：得啦！每担給再加上五塊錢好嘍！（說罷取支票給米商）這是兩萬元，其餘把糧食送來再付清吧！

商：（接支票快活地）謝謝您！謝謝您！那麼就請您給我張條子。上面寫明送交地點，免得有許多麻煩。

殷：好吧！（到辦公桌前寫一紙條，並吟着）「米糧一千担送上——」

欽：（執槍趨前）「送上第一保安總隊張欽手收」寫呀！快這樣寫呀！（厲聲說）

殷：（抬頭見狀大驚，筆放筆不寫。）這是爲什麼？你瘋了嗎？欽子！

欽：不管爲什麼，我要你給我寫，快寫呀！殷：你若要無變嗎？你這沒良心的東西！

欽：哈哈！對啦！我熟變，我沒良心，我來問你：你是吃誰的米糧長大的？如今出賣這個扶養自己成人的祖國；認敵作父，這就是你這有良心的東西幹的嗎？寫！寫呀！（忿怒

執槍相逼)

殷：好！好！寫就寫！(寫罷交給欽)還有什麼事嗎？沒有事我就可以走啦！

欽：(拿過紙條後在桌上按一下電鈴)走？沒有這麼容易！

殷：你要怎麼樣？(發慌)

劉：(啓門入)

殷：鴻運，你來得正好——(沒有講完)

欽：(冷笑)是的，正好！(虎劉)把他身上的槍拿出來！

(劉搜殷身把槍交欽。)

欽：(把槍放入衣袋)派幾個人跟這奸商一塊去把一千担米運到這兒來，有鬼子為難的時候，拿這條子給他看。(把條子交鴻運，一面向米商說)把剛才的摺子，支票全給我！(再

向劉)米店和這奸商派幾個人看守起來！

商：(把摺子支票交欽，哀求地)張隊長，請您開開恩吧！我們作生意不過是爲了吃飯。

劉：(稱一個耳光給他)王八蛋，作生意，作生意是要你把中國人的米糧賣給中國人，可是，你只知道發財，竟然拿來供給鬼子們，難道說你自己不是中國人嗎？你這混蛋，你還沒有血性的奴才！走，跟我走！(虎聲怒叱)

商：(看看殷)殷長官，您總得救救我呀！這都是您叫我幹的！(拭淚)

殷：哼！這時候還說什麼我叫我幹的！去吧！我也跟你運到同樣的命運哩！

劉：走！(命令)

(米商隨劉走出後，欽坐於辦公桌前，再復按鈴，一時拘警，把右手的槍放在桌上逐被

殷取錢，當即感嘆，並微笑不已，一面拿起電話。）

殷：喂！電話局！給我接大日本——（剛說到這

兒，玉英自左邊門走出在殷背後以槍抵觸殷喉。）

玉：把耳機和槍放下來！

（殷把耳機和槍放下，欽急取槍，與玉英握手。）

欽：我很感謝你！（用熱情的眼光望著她）

玉：我也很感謝你，代表全中華民族向你致敬！

殷：好，你竟敢窩藏奸細！看你們把我怎麼辦呢？

（欽坐下寫信，這時，渡步清走進。）

欽：你來得正好！（與渡握手）就請你帶幾個弟兄押解殷汝霖到北平見宋委員長，這封信面

呈上去！這次我們只候他派人來接收！（復按鈴）

（十餘官兵走進行廳）

殷：（恐慌之至）怎麼？你們要送我死地嗎？

欽：還以為我不敢嗎？

渡：這也是你的末日到了！有種的還怕死不成！

殷：不，不，欽子！您不看別的，也要看在我們

私感情的分上就救了我吧！我可以從此改過的：以前，並不是我甘心作漢奸，一方面

我受鬼子方面的威脅，一方面國人又都唾棄我，所以我才不得已幹了這勾當。欽子！您

不是也在不得已情形下屈辱過嗎？（軟弱地）

欽：是的，我也曾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屈辱過，可

是你要知道，我的靈魂並不會同時出賣！同時腐化！你還好意思說爲了鬼子方面威脅，

你所以才當漢奸？但是，你為什麼不說是爲了利慾薰心呢？你更好意思說國人唾棄你，所以當漢奸；但你為什麼不說是爲了背叛祖國的緣故？虧了你是受過教育的，也更虧了你還生了一副中國人的形像！（悲憤激昂）現在，敵人的野心越來越大，想吞併了華北，華中，華南，你袖手旁觀已經夠了，還竟然忍心幫同敵人來慘殺自己的同胞，來滅亡自己的祖國！你這喪心病狂的東西！難道你是天生的漢奸嗎？

殷：（垂首不語）

渡：沒有什麼說的吧？英雄當貴你也享受得夠了！這是你罪惡滿盈的時候到啦——（向旁邊官兵）把手鎗上起來！

（兵士上手鎗與殷，正此時章祝田與劉鴻運

來了，形狀驚慌）

欽：有什麼消息嗎？祝田！

田：剛才聽見一個不好的消息，說是宋委員長、馬師長，兼市長他們已經離開了北平，一切的職務都交給天津市長莊至中代理啦。

欽：（大驚）真的嗎？

劉：我也得到密報啦！大概這是不會靠不住的！

（憂愁焦慮地）

王：天呀！這又是為什麼呢？

田：這不是明明地出謬？（悲憤）

兼官兵：我們的老家呀！（哭叫）

渡：大家不要發過，我們還是要照原定計劃努力起來捍衛我們的國家！努力殺除這些賣國的奸賊！

殷：（突然一陣捧笑）好幸運的消息！又多了一

批好種！英雄們，殺不完的漢奸！（騰地）

欽：（大怒）好，至少我得先除掉你！（舉槍擊之）

衆：（齊聲）殺得好！

田：剛才步清的話很對，我們不要灰心，經過，

我們更堅強鞏固我們的意志，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我們誓死要把敵人趕出了我們的邊疆！收回我們的失地！

劉：朋友們，已經是時候啦！我們要開始重新做人，我們要從現在起破除了我們那副懦弱壓

迫的漢奸面目！我們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衆應和）我們的弟兄們萬歲！（衆和）

欽：好！我們馬上就通電全國，告訴他們我們已絕在通州致亡的最前線反正勝！（向劉）鴻運，你趕快去發電報！視田，你去把中華民

國的國旗在前線插給雜幹和弟兄們看，並且把鬼子兵包圍起來繳械！殺他個一乾二淨，

我和步清帶兵去搗毀一切的偽組織機關！

劉：好，就這麼辦！

至：欽子，我跟你去！

欽：（感動地擁抱王英）想不到，現在你又回到我的懷裏！（向右邊門裏取出一面國旗）這是我們的國旗。視田，請你就拿她去喚醒我們的弟兄！告訴他們要把槍尖插進了我們的敵人！（劉欽領衆合唱：）

「我們的血要流在我們的土地上，把敵人趕出了我們的邊疆；

飛機來了，不要退後，更不必驚慌！

我們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那怕是光榮的死亡！

把槍尖瞄準敵人

沒血性的甘作奴隸，有種的快上戰！
別作和平的夢想，把槍尖瞄準了敵人！
殺他個一乾二淨不饒讓！

抵抗！抵抗！

收復我們的失地，打回我們的家鄉！

抵抗！抵抗！

爭取民族的解放！民族解放！

（曲見後頁）

衆：（歌畢高呼）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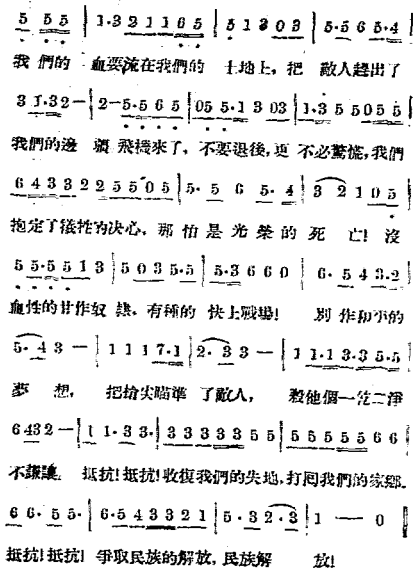
王：把槍尖瞄準了敵人！

衆：把槍尖瞄準了敵人！

（砲聲隆隆中閉幕）

G 調 $\frac{4}{4}$ 把槍尖瞄準了敵人

趙清閣詞
熊勝民曲



一起上前線（獨幕街頭劇）

時 二十六年秋

地 華北戰地附近一個貧民區

人 周大媽——四十多歲，頑固不堪。

周富——大媽長子。忠厚老實，懦弱無能。三十歲。

二成——大媽次子。剛毅果敢，二十餘歲。

富嫂子——周富妻，二十歲。是一個很懂事的女人。

李大海——壯年農夫。

張老媽——五十多歲。

張四——黃包車夫。

王石頭——工人。

王小妹——十九歲，聰明伶俐。

傻子——屠夫。

小劉——木匠。

鬼子兵——A B 兩人。

女學生——甲乙二人。

男學生——丙丁二人。

景 一間貧苦的住室，陳設床、桌、椅、廚竈等物，大門在舞台正面，門外是張老媽的家，只能看見她的門窗。室左一個窗子，室右有小門。

幕間：周大媽，周富和富嫂子都圍坐一桌在吃飯。但周大媽忽地又把飯碗放下不吃了。

富：媽！爲什麼不吃呢？

媽：富！你覺得二成還會回來嗎？

富：這很難說，媽，你想開點吧！

媽：但是，前方天天死那麼多人……呵！我

真恨極了，打來打去究竟爲了些什麼呢？還

不是盡叫老百姓遭殃！

（正這時王小妹慌張而進）

妹：周大媽！飛機又來了，飛機又來了！

（周大媽及周富慌忙外望，只有富瘦子依舊

吃她的飯。）

瘦：飛機，飛機，那一天不來幾次？也值得那樣

的大驚小怪。

（打門聲，一羣青年學生走進。）

媽：幹什麼的？又是什麼事？（很不耐煩地看著

學生們）

甲：老太太，我們是青年救亡宣傳隊！要向你們

大家講幾句話的。

媽：我不懂，我不懂，請你們到別處講吧！

乙：老太太，你知道我們中華民國已經到了什麼

地步嗎？

媽：誰要知道！你去問誰！（氣氣地背過身）

瘦：媽！你先別躁，聽他們到底講些什麼。（說

罷站起來收拾吃飯的東西）

妹：是呀！富瘦子的話很對。

（這時李大海和張四小劉都來了）

乙：諸位同志！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到了生死存

亡的最後關頭了！就是說我們大家都快不能

活下去啦！可恨的鬼子兵奪去我們的東西省

——

海：對啦！那是我的老家，就在民國二十年九月

十八號那一天，我逃出關外！我的家給砲火毀啦！我的爹媽給鬼子長殺死啦！唉！一提起來，我就恨不得馬上打回老家去！（悲憤不堪）

甲：是呀！這位大爺是受過教訓的，所以他很想打回老家去！

乙：可是，敵人是知足的，如今又佔去了我們的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眼看就要吞併我們全國的領土！同胞們，你們想，我們還能忍耐嗎？不，我們的政府已經拿出決心抗戰了！我們人民應該擁護我們的政府向敵人報仇！我們不能再讓鬼子任意殘虐我們的同胞，更不能再退出一寸土地！可是，這必須我們大家齊心合力，就是說無論是做工的，種田的，都一致團結起來，把各人的

能力都拿來貢獻給國家，爭取民族的生存，也就是爭取個人的生存。

張：對啦！我們的拳頭就是武器。

郭：我有的是斧子，鐮！

（傻子在這時持刀備戰而入）

傻：你們幹什麼？我有殺豬欄的磨刀！

張：（拍傻子背）好，用你的磨刀去多殺幾個鬼子！

傻：看弟吧！他媽的，不殺他十個二十個不算好漢！

丙：（走至周富前同周大媽說）老太太，你看他們多有勁，你不是也有這樣一個又壯又好的兒子嗎？為什麼不馬上叫他去打仗呢？

丁：現在政府正在徵兵，希望大家趕快去參加。受壯丁訓練，各盡國民的責任，捍衛我

們的國家。國家存在，我們就存在，若是國家亡了，我們也得隨着亡，老太太，你好好想一想吧！

媽：什麼？你們想把我這獨個兒子也叫去當兵嗎？不行，可憐我二兒子到前線去還一直沒有信，你們又要弄走我的大兒子。張嘴合嘴就是國家、國家，我可管不了這許多，我只娶我的兒子別離開我就行。

乙：可是，打仗並不見得會死，躲在裏面而危險些，因為現在是全國的抗戰，無論什麼地方都要成爲火線，誰也逃不過敵人的傷害！

媽：這個，我們情願死在一道！（堅決地）

甲：老太太，與其這樣懦弱的讓你兒子等死，倒不如讓他勇敢地轟轟烈烈到前線去幹一場的好！說不定打勝了伙還能升官哩！

丁：對啦，老太太！他講的全是實話，請你好好想一想。

丙：（走到周富前拍他說）朋友，你應該自己拿出決心來！

富：（不知屑云，看看大媽再看看妻，結巴地說。）這個，家裏是不能沒有我的，媽媽老了，老婆又——（難爲情地）又年青，先生們，原諒我是不能去的。

張：哼！「老婆年青」誰還能拐走她不成？媽媽的，你不去我去！看老子去殺他幾個東洋頭回來給你看看！（拍着胸脯得意地樣子）

（張老媽走入）

海：別囉了，你媽媽也來啦！

老：阿四，你又在這吵些什麼？快給我滾開去！

（周富說用手杖打張四一下，張四悻悻而

出。)

(大海，小劉等一陣嗤笑。)

甲：(搖首嘆氣)唉！大家都是不能覺悟！

(在這當兒槍砲聲又響起來，接濟附近一陣聲「破殼」，大家怔然：少頃，王石頭負傷而入。)

妹：(忙攙石頭驚問)怎麼？你受傷了！哥哥！

(衆人圍來探望)

王：不……不好了！鬼子……鬼子兵已經打過來啦！(喘氣不已)

甲：同胞們，這是時候啦！我們還能在這兒等死嗎？我們要迎上前去呀！我們還能老讓鬼子一步步地逼緊着我們嗎？

劉：對的，我們要迎上前去把鬼子殺退！

(張老媽顛顛倒倒地走來)

老：同四給鬼子拉去了，求求你們快救他吧！

海：好哩！大家沒有再遲疑的必要了，大家快回去把各人的武器準備起來！

俊：對，我們就去準備起來！

(護護各人外出。王石頭還在呻吟着。)

丙：我們快把他送到後方醫院去！

妹：謝謝你，那麼我願意跟你們去時候我的哥哥，和一切抗戰的英雄！

甲：好朋友！你真是勇敢的！(欣慰地拍着她，再至張老媽前撫慰說)老媽媽，你也不必太着急，只要我們同胞全去和鬼子拚，是不會把敵人殺光的，那時你的兒子也就很安然地回來了。(說罷外出)

乙：(向周大媽及周富)你們也該是覺悟的時候啦！(說罷隨衆走出)

嫂：（見正妹走出，欲上前睡地走。）小妹——

（剛一喊出）

富：（急伸手呼）不要去！（接着一聲落下一個炸彈）

（剛一喊出）哎呀！（周富立刻倒地，屋的右角塌下了，周富被壓住了半身，外面還響着陣約的飛機聲。）

（飛機聲。）

嫂：（驚慌地怔住了，一句話說不出來，只管站在那裏發抖。）

（飛機聲。）

嫂：（急趕前抱周富）阿富，你怎麼啦？

富：我到底還是給鬼子殺了。殺害了？可惜我

覺得太晚，我後悔沒有跟諸大爺去打鬼

子！……呵，你好好照顧媽吧！（說罷絕氣）

嫂：（發狂地撲上去）阿富，你不能離開我呀……

（斷聲絕氣）

（飛機聲，一陣腳步聲，走進兩個鬼子兵）

笑蒼至室左端）

A：（變聲發語）好，好，還有小女人，還有小

女人！（說着走向富嫂去摸她的臉）

B：可惜只有一個，那麼應該是我的才對，是我的才對！（說着就去拉富嫂）

嫂：（慌忙地用力攔了B一個耳光）

B：（大怒）啊！你竟敢打起大爺國的皇兵老爺

來了？

來了？

A：嘻嘻，還是我的！（說着伸手預備去摸富

嫂）好寶貝來陪我吧！（喜皮笑臉的奸相）

嫂：（不防地用力抱住了A的右手向背後一扭）

可恨的鬼子！萬惡的禽獸！你竟敢這樣欺侮

我！我們的女同胞已經給你們這些狗彘淫得

死了！

B：（忙執槍）她媽的，殺了她吧！

（語未完，突然二成執手機槍入。）

成：給我放下你的槍！（再次進前）

（鬼子兵茫然不知所措，恐懼萬分之際，二成開槍擊之。）

媽：（聞聲觀望，喜不自勝地）二成，是你回來了嗎？

成：是的，媽！你好嗎？哥哥呢？（趨前擁抱）

媽：可憐你哥哥剛剛給鬼子的飛機炸死啦！

成：（悲痛撫胸當尸）唉！看起來，躲在寒食反容易被害！到前線去打仗倒能親眼看見鬼子死，和親手殺鬼子。這，比較多麼痛快！我是剛才好費力從隊伍裏拿了這架手邊機關槍而回來的，一路上斃了不少的鬼子兵，我真興奮！快活極了！可是——想不到懦弱的哥哥却畢竟死在鬼子的炸彈下了。（悲傷復激憤）

我一定要替他報仇，替許多被殺害的同胞報仇！

媽：是的，你哥哥臨死還囑咐他覺悟晚啦，他後悔沒有去跟敵人打仗，假如他還活著，不是又多了一個殺鬼子兵的戰士嗎？現在，我要替他完成他的沒有實現的志願，二弟，你帶我到前線去！（情緒激昂）

媽：（放開還解二成的手）好吧，你們都去，我也明白啦！過去都怪我太固執，不放你哥哥跟大家一起從軍去，才害他死得這樣慘，如今我已經知道任何地方都不會安全，任何人都不能懦弱，可惜我是老啦，要不然，我也一定同你們去殺鬼子！（拉住二成）孩子，你就帶你嫂子去吧！

成：但是，媽！你怎麼辦呢？

媽：我，我不牽緊，我在這兒看門，去！孩子，馬上鬼子又殺來了！不必惦念媽，媽是該死的人了！

媽：不，媽！你也一樣可以到前線，那怕是替傷兵們洗衣服，縫縫針線，總算盡了你做國民的責任，不是嗎？剛才洋學生們說過：國家已經到了最後關頭，無論男女老少都應該貢獻他的力量來抗敵救國。何況你還結實，還能幹貼糧的工作呢！媽，是在家裏等死不如流血到前線上！二弟，你說是嗎？（與裕）

成：是的！我們寧可作光榮的犧牲，決不作懦弱

的逃亡！媽，你就跟我們一塊去吧！

（飛機又響起來，槍炮聲更迫近著。）

媽：（先前在屋裏，聽見槍聲，兀地激動了）你們的話很對，我不但個人願意跟你們去作戰，而且我還要勸一切同胞都這樣，都要熱心團結起來去愛國救國，作他能够作的事。

成：好吧，媽，你既然有這樣的勇氣，那麼我們就一起上前線去！

（三人相携毅然衝出，此時槍炮聲仍激烈響着。）

（閉幕）

最後關頭 (獨幕街頭劇)

時 溼秋的一個晚上

地 中國型的鄉下家庭

人 父親——五十歲，短鬚，衣長袖，沉着，

堅毅。

兒子——三十多歲的青年。衣中山裝。

長女——二十七歲，忠厚老實，鄉下女

兒打扮。(象徵東三省)

次女——二十四歲，健壯的體格，農家裝

飾。(象徵熱河)

三女——二十二歲，文雅，嚴肅的外表，

學生裝。(象徵平津)

四女——二十歲，直活潑，清純的最時髦的

女郎。(象徵京滬)

鄰人——三十來歲，和服木屐，怪模怪樣

的鬼子臉，額上帶着太陽配號。

(象徵日本)

景 簡單的陳設，除桌椅之外，有架紡線機，

右邊有門，正廳有矮牆。

幕開

父親拿着一煙袋，兒子停地劃自來火，相

互很愛憐地坐着；長女(背上貼着白紙紅

字的「東三省」)沉靜地面向外在紡線；

次女(背上貼着「熱河」標記)亦面向外

在整理器具；三女(背貼「平津」)正無

語地閱讀；四女(背貼「京滬」二字)跳

躍地去看看這個作事，看看那個作事。但

均當心勿先給親爹看見了背上的字。

（大家正各自工作的當兒，忽地一陣嘹亮的譁笑聲傳來，各皆茫然，尤以三女二女驚恐非常。）

父：奇怪，這兩天夜晚，總是聽見這種笑聲，而且總好像就在附近似的。

（這時，正面的矮牆上露出了鄰人的鬼臉，但只給觀衆看見，劇中並不知道。一邊竊竊着，一邊仍是譁笑的笑。）

三：（害怕地走近父親跟前）爸爸！

父：不要怕，孩子！

四：（毫不在乎地）怕什麼？這是鬼叫，鬼！鬼總是怕人的。

子：四妹的話很對。

（背後貼着白紙紅太陽的鄰人以一種可怕的蹣跚姿態自左門入，身上披滿黑斗篷，向長

女走親，依舊是一陣譁笑。）

子：爸爸，老鄰居來了！（發現後忙站起迎接）

父：呵，老鄰居！請坐下談談吧！（起身讓坐，很謙恭地。）

鄰：是的，我正想要來同你親善親善，哈哈！

親——輩——親——輩——（首次又是一陣譁笑，腰請只管彎着在紡線的長女。並且逼近地走向長女，這時大家都手足無措，呆着着，鄰人便攔了上去把長女拉住，一邊不住地喘着粗氣。）哈哈……

長：（掙扎着站起來欲逃不能）爸爸！

父：（急去拉鄰人）老鄰居，這是為什麼呢？

剛才您不是還說我們要親善嗎？為什麼又有這樣的舉動呢？

鄰：哈哈，哈哈，這就叫親善！親善！（笑着，

便穩地拉走長女，用斗篷遮欄臉而去。）

（一陣沉默，每個人都任不知所措中，每個人都焦慮地無語無聲。靜笑暫時停止了少頃，接應又是那樣的姿態出現了；這一次，老鄰居是注意在正弄着農具的次女身上，和先前一樣，漸漸逼近她。大家更驚惶起來，可是沒有人敢反抗鄰人這行動。）

鄰：（向次女笑，又用手拍拍她飽壯的身子，接齊硬拉住她站起來。）

父：（見勢不佳，忙走來攔住次女，可是鄰人用力推過他，把次女扯過一邊欲去。）老……老鄰居！這……這究竟為……爲了什麼呢？

鄰：哈哈，不爲什麼，不爲什麼，還是親養，唔！親養！唔……（祖泰的喘息聲加著

他兇惡的譁笑，終于次女又被拖去了！）

次：（用力的哀叫，啼哭。）爸爸，爸爸！我不能跟他去！（欲反抗又無力），我不能跟他去，慘救我呀……

子：爸爸，這……這……（忍無可忍挺身出而欲打，爲父所阻。）

父：孩子，別急，爸爸會想法子去接你回來的。（向次女說）

（次女在不得已中又被魔鬼的鄰人挾去了，哭聲很遠還聽見。）

四：爸爸，你就着着大姐（姐這樣地給魔鬼掙去嗎？）（憤憤地）

子：爸爸，我們去縣政府告狀，這種強姦行爲，法律是不許可的。一而我現在就去集合全村的人來，非打他個落花流水不可。

父：（思索了一會，搖搖頭）可是，孩子們！法律對於弱小者是不會給予同情的，那只是爲有權勢人一種掩護罪惡的工具，不過，我總得想法求和平的解決，使你姐姐早點回來，就是（說着即欲去）

鄰：（嘲聲如蛙又踉蹌而來，這次是直接向清溫文典雅的三女走近，先用手摟掠她的頰，被三女拂開他的手。）哈哈……

父：老鄰居，我正要找你說個明白，請你坐下談談，到底我們什麼地方得罪了您，還是您存心欺侮我們！

鄰：（譁笑）沒有得罪我，這不過是對你們一種親善的表示罷了。（說着去扯三女）

三：爸爸，我可不能忍受了，我死也不願屈服的。（說着努力地掙扎，反抗。）

子：（上前向鄰人扯三女，可是力又不及。）爸爸，您還不幫我把這傢伙趕走嗎？

四：（激怒地上前幫助拉三女，嘲聲叱道：）你得放手，你這貪而無厭的野獸！

鄰：（聞罵先萌欲怒，及至見四女美而年青可愛，野心更大，便一手又拉住了四女。）

哈哈！哈哈！最後的親善！親善！

四：（發狂地攔了一個耳光，遂加抵抗起來。）你這魔鬼，你欺侮人到了極點，還勝什麼親善！好，最後這一次可不能再饒你了！

父：孩子們，一齊努力趕走他！（說着也打起來）

子：王八蛋，今天誰也誰不說——就不說——你

——（和鄰人對門着）

鄰：（嘲聲更響：）人應付四人，漸漸力有不支之勢，却用力踢了三女一脚。）

最 後 關 頭

三：（倒地受傷）哎喲！爸爸，快努力趕走他吧！

（大家更忿怒地向鄰人抗鬥着，還標扭打了好一會，兒子冷不防用一個鋤頭從後面打落在鄰人身上，於是乎鄰人倒下去。）

父：敵人既然打倒了，現在我立刻接你們的大姐

二姐回來！（愉快地）

子：爸爸就去吧，我和四妹在家看護三妹的傷。

（跛着去扶起三女）

四：（這時高聲唱着「最後關頭」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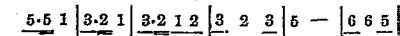
衆：（隨唱）

（歌完幕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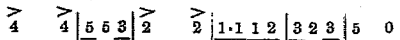
本劇注意化粧形像化。表情深刻有力，尤以飾鄰人者應特別注意對話及動作，務使化粧加強恐怖性，以能吸引觀衆之注意。

G $\frac{2}{4}$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李新·孟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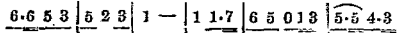
(稍快·堅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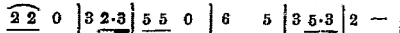
1.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同胞被
2.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拿起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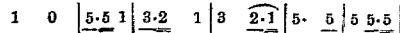
屠殺，土地被強佔，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刀槍，舉起我鎗頭，我們再也不能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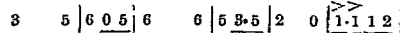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 亡國的條件，我們決不能
我們再也不能等候！ 中國的 人民，一齊起來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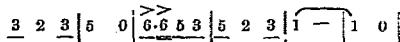
接受！ 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
國！ 所有的黨派，快快聯合來奮



守！ 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拿我們的
鬥！ 同胞們，向前走，別退後，拿我們的



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 犧牲已到
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 犧牲已到



最後關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最後關頭！ 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報 仇 雪 恥 (獨幕街頭劇)

時 一九三八，三，八。

地 浙東蕭山縣。

人 李團長——三十餘歲，英勇剛毅之軍官。

王女士——約二十五歲，公務員。

阿玲——女工打扮，十八歲。

梁太太——三十餘歲，雖裝飾外表很時髦，而形極猙獰。

張貞——女學生，二十歲。

婦女羣衆——老少不等，各種裝飾均有。

衛兵——武裝中年人。

景、辦公室形狀，正中上面辦公桌，桌上有電話，桌後有椅子。大的窗戶，左邊一

門，右邊有茶几兩張椅子，陳設簡單。

幕開 李團長在室內興奮地踱着，提齊拳，很得意的樣子。

李 呵！今天的「三八」節紀念大會，真第一次看到那樣熱烈緊張的情緒，婦女們究竟也給這神聖的戰爭響應了。（愉快而興奮地自語着）

（敲門聲衛兵上）

衛 報告！外面有四個女子要見團長。（立正站齊）

李 請他們進來吧。

（王、玲、梁、張，四人同上向李行禮。）
（謙恭讓坐）大家請坐下！（自己坐在辦公桌後）（衛兵給每人斟一杯茶後下）

王

李團長！剛才在會場裏大家聽了您的講演以後，都非常感動，散會的時候，願意到前方服務戰地的有三十六個人報名，一共全體是四十個婦女，除了四個因為是老弱殘廢以外，沒有一個不是喊着要到前線去的；她們流着眼淚說要替她們的爸爸兒子報仇，替她的媽媽女兒雪恥！她們裏面有公務員、女學生、太太、少奶奶們，還有女工。這是她們每個人的名字。（遞上一張紙）她們要我們四個人代表向李團長請求能最快把我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

張

是的，我們熱烈地希望李團長領導我們這三十六個可憐的婦女走上火線，我們都決心要與敵人拚命，絕不向後面逃亡一步的。

李

（看議名單興奮地）很好！大家既然已經覺

梁

悟要生存必須抗戰，要報仇雪恥必須齊心合力去殺敵人，那麼我願意負責領導你們，不過，（猶豫地）是不是有些人會怕吃苦呢？（說着時眼光瞞了下來太太）

團長！您的意思我很明白，您是以爲我們太太少奶奶們一向是沒有血性，只知道上跳舞場，看電影，打麻雀，吃大菜，不問國家大事，不問民族存亡，整天閒依懶着男子，墮落，度着醉生夢死的生活，儘會安怡享樂，可是現在我們的家，我們的丈夫，我們的子女，我們的一切一切，都給鬼子的飛機炸彈毀滅，傷害盡了！我們現在只要報仇，偷生苟安的心是沒有了，希望李團長相信我們，因為我們已經徹底覺悟，我們都誓願死到前線上，不惜願等着給鬼子蹂躪！（熱烈地）

玲

(活潑地流暢地)李團長，現在沒有一個女子不是急等着出口氣，因為大家整個都到不能再忍耐了，我們作女工的尤其傷心發狂，我們沒有工做了，沒有飯吃了，沒有家回了，大家窮苦非常，誰不想有工做，有飯吃，有家回，有國在呢？誰甘心不當大中華民國的中國人，而當小鬼的日本奴隸呢？前天聽小紅姐說在護子營了漢奸，氣得我大哭一場；後來聽說她男人幹的，已經捉住殺了頭，我又笑得肚子痛！真的，幹漢奸走狗的那些王八蛋沒一個有好下場，沒一個會逃了性命的。(說着不自禁用力在茶几上一拍，及聞「砰」然一聲，又忙搭訕着笑了笑，再縮回手)

李 (快活地興奮地走出辦公室外向她們說)你

張

們都很勇敢，你們每個人都將是民族的女戰士！我復希望全國女同胞們都能像你們這樣才好！我非常佩服你們這種精神。

是的！我們要把全國女同胞都喚醒，太太少奶奶小姐們應該趕快穿了她們的高跟鞋，香粉盒，胭脂瓶，重新樹立起來一個革命的靈魂！到戰地去服務，那怕是帶傷兵們縫縫補補，洗洗灌灌，也總算盡了自己作國民的責任！而女工們，可以像西班牙的女戰士從事軍訓，同男人一樣拿槍打仗去！像我們這些智識份子受過教育的女子，在後方宣傳，在前方救護，應該絕對除掉咬口號唱高調的毛病，腳踏實地去幹；要知道這次敵人尤其給了我們婦女極大的侮辱，我們可以看到所有各地失守的戰區內，從十歲到六十歲沒一個

婦女不被敵人蹂躪，姦淫後再槍殺的！呵！李團長！我自己的姐姐就是在杭州被鬼子強姦後又殺害的一個！（很傷心地拭淚）我覺得，是女子都鼓着勇氣起來抵抗，不能任憑敵人欺侮！

李

（向前靠近）好朋友，你真是勇敢的！假如全國女同胞都能從此團結起來，參加到前線上，更增加我們抗敵的力量不少！敵人也就不愁不很快的消滅了！好吧，我們就先作個榜樣給她們看看，你們明天就分發到前線去工作，今天大家就到我們團部來集合！（熱烈地和大家握手）

（外面一陣葉叢歡呼聲，接着擁進一羣婦女來）

衆

我們要報仇雪恥呀！我們要殺鬼子去！（情

緒激昂地，有的哭聲，有的喊聲。）

衆

（其中的聲音）我的兒子給鬼子的炸彈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替兒子報仇才行！

衆

李團長，我的男人也是給鬼子殺死的！

（這樣的發狂般，怒吼般的聲音，不斷地迴旋在每個觀眾耳鼓裏。）

李

大家不要焦急，我可以領導大家去火線上參加抗戰，我們不僅是要為自己的兒子丈夫報仇，我們更要為一切的所有被殺害的同胞報仇！（興奮地講着）

王

是的，我們要為所有被殺害的同胞報仇！

衆

（踏聲附和）

我們女子全武裝起來從軍去！我們要踏踏着犧牲的同胞們的血跡去向鬼子討血債！

衆

我們不怕死，不怕吃苦，要勇敢，要前進，

要和男子一樣地愛護家園！

張

我們必須爭取民族的解放，婦女本身也就解放了。從今年的「三八」節起樹立新的生命，建設新的人格，不再落後作偷懶蟲！

衆

（拍掌呼號）中藥民族解放萬歲！

衆

中國婦女武裝起來！

衆

我們要保衛蕭山縣！向敵人討血債！

衆

我們要報仇雪恥！

（至此閉幕少頃，或將燈光熄滅片刻，啓幕則翩然一隊女兵士，數目五六人七八人均可，先吹起出發號聲，再由李團長指揮唱「義勇軍進行曲」後，呼「開步走」向前挺胸從我而去，這時即閉幕。）（完）

附 記

三月九日的新華日報上登載了蕭山「三八」

婦女節的一段新聞，也就是上面劇中所描寫的事實；有種覺得很感動，所以便用來取材寫成一個劇本。目的是在於向全國婦女同胞宣傳，希望大都能够蕭山女同胞那種抗敵的精神，報仇雪恥的決心和勇氣，都能模仿她們而武裝起來，樹立新的人格，新的生命！應該為神聖的民族抗戰而奮鬥，不再是懦弱無用的一羣懶蟲！因了特別注重劇旨和真實性的原故，所以就沒有顧及技巧和結構，但是我也只希企演以後稍能使大家激起參戰的情緒，這就是效果，也就是我的最大願望。

舞台演出時演員每人根本就是外邊化裝的衣服裏面穿好軍裝，以便後來片刻閉幕時只須把外面的衣服迅速的脫去，很快就能呈現一隊女戰士來。如在碼頭演出，可不要這個尾巴。

F 2/2

婦女節歌

安娥·任光

(壯嚴)

1-1.3 | 5- . 0 | 1- 6. 1 | 3- . 0 | 5-1.2 |
 三 月 初 八, 三 月 初 八, 世 界 婦
 3- . 0 | 2-5- | 3 2 6- | 2- . 0 | 5-1.2 |
 女: 今 天 打 碎 鐵 枷: 聯 合 起
 3- . 0 | 2-5- | 3 2 6- | 2- . 0 | 5 1 2 3 |
 來, 從 今 不 做 牛 馬。 我 們 要 爭
 5-3- | 2-5 2 | 3 3 5 5 3 | 1-3 0 | 5 1 2 3 |
 飯 吃, 不 聽 你 三 從 四 德 的 鬼 話; 我 們 要 爭
 5-3- | 2-5 2 | 3 3 5 5 3 | 2-5 0 | (1 2 2 5 5 1)
 解 放, 不 受 你 閹 房 小 孩 的 捆 扎。
 5.5 1 2 | 3-5- | 2-5 2 | 3 3 5.3 | 1 2 3- |
 誰 搶 我 們 土 地, 我 們 要 武 裝 起 來 奪 回 它!
 5.5 1 2 | 3-5- | 2-5 2 | 3 3 5.3 | 2-6- |
 誰 搶 我 們 自 由, 我 們 要 團 結 起 來 向 前
 5 0 0 0 | 5 5 3 5 | 6 6 5- | 5 5 3 2 | 3-5- |
 殺! 帝 國 主 義 滾 出 去! 封 建 勢 力 連 根
 2- . 0 | 5.5 3 5 | 6- . 0 | 5.5 6 5 | 1- . 0 |
 拔! 衝 到 前 線 去, 一 齊 不 回 家。

所有權歸					
著者	趙清開	出版者	藝文研究會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售					正中書局經銷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					
定價二角五分					

持戰線對
書卷之四血

債

抗戰雜誌叢書

本書領得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圖字第八號審查證

50.25